

研經室集

第二函
八冊

經室二集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者上古大山居天下之中者也封泰山者七十

二代易姓而王祭天刻石以紀號也上古淳質無史

冊刻石紀號者著一代之史也

說文後序云書者如也五帝三王改易殊

體封泰山者七十二代靡有同焉然則泰山石刻卽七十二代之史書若無此石則文字不別見于竹帛代號不可考矣是故封禪爲古大禮古者開創之帝王雖功

德有醇駁而皆得行之秦始皇漢武帝之求長生光

武帝之用讖緯宋真宗之得天書皆以邪道壞古禮

不足爲封禪咎秦始皇晉武帝隨文帝唐太宗議封

禪或行或不行非也此皆易姓一天下之君當刻石
紀號者也漢武帝魏明帝北齊文宣帝唐高宗元宗
宋真宗明成祖議封禪或行或不行亦非也此非易
姓一天下之君不當刻石紀號者也竊嘗攷之古矣
泰山曰岱岱者代也古帝王告代之處也

後漢書注云泰山者

王者告代之處爲五嶽之宗故曰岱宗

所居曰齊州齊者中也居天下

之中也

爾雅曰齊中也又曰中有岱岳列子湯問上篇言齊州黃帝篇言齊國皆中州中國也

古水土未平中國地褊泰山齊國地高而無洪水遂
爲天下之中有王者起德教足以服衆功足以及制
人卽可以朝諸侯有天下登泰山而封之七十二代

豈皆如黃帝堯舜之德歟其以雜霸之力收天下之
權如後代秦隋者必有之矣其時文字始造史冊未
興設非大朝會升中于天刻石岱宗以紀之則天下
之權猶未一代興之號猶未正且其君之姓名亦無
以傳于後世也惟其盛衰興廢三古迭更受命易姓
必有封禪以定之是以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家不
能以受命易姓之辭窮齊桓公乃設爲嘉祥未臻之
說嗚呼豈知後世文人昧管氏之大義反以其所設
之辭侈爲符瑞以飾封禪致迂儒疑封禪非古禮豈
不慎哉

秦泰山石刻乾隆間始燬琅邪石刻今尙存
其文辭亦載于史記所謂成功盛德紀號久

遠者雖爲李斯之文但其遺制必襲自三代以上秦石至今三千年尙存然則唐虞夏商之石秦時當有者存

泰山志序

昔管子舉封禪之典以告齊桓公益以上古質樸未有史策之文朝覲之禮故七十二代之興咸合諸侯于泰山下以定天位乃刻石其上以紀有天下之號如後世之修史也然則刻石之制先于漆書七十二代先于典誥又何論于諸史乎山經地志史家之書也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泰山之必當有志重于天下山經地志遠矣況以我

朝

列聖御蹕時巡登祭之典天章之富照耀山嶽垂示
萬禩哉前明歙汪子卿作志旣詮序混淆而查志隆
之重修岱史宋燾之泰山紀事蕭協中之泰山小史
以及

國朝林杭學之泰山輯瑞集皆疎畧淺陋不足以紀
岱宗余於乾隆五十九年奉

命視學山左試泰安畢登岱覽其勝又徧拓其金石
文字爲金石錄而岱志之舉尙望諸鴻通博覽之君
子今休寧金太守槩來守泰安訟簡民和歲時豐稔

遂乃窮圖經之幽邃憫舊志之殘缺實始爲修志之舉本聶鉉泰山道理記金石記朱孝純圖志而廣徵典禮博採貞珉作紀三卷圖一卷志十卷記五卷敘錄一卷總爲二十卷經始於乾隆乙卯告成於嘉慶戊午余喜得其書而盡觀之序述賅備體例謹嚴兼史家之三長考地理于千古善乎何異以古今爲經緯爲岱宗勒成一史乎元舊爲封泰山論一篇今太守亦刊于卷中武斷之論不足以質當世然爲泰山志發凡原始或有取焉

焦山定陶鼎考

西漢陶陵鼎以漢慮僂尺度之高七寸三分身高四寸二分蓋高一寸六分蓋上有三環各高一寸二分兩耳高二寸二分三足高二寸銅質五色斑駁腹有棱純素蓋鑿隸書銘大字十五曰隃麋陶陵共厨銅斗鼎蓋并重十一斤小字四曰汧第卅五器鑿隸書銘大字十七曰隃麋陶陵共厨銅鼎一合容一斗并重十斤小字十六曰汧共厨銅鼎容一斗重八斤一兩第廿一案漢書地理志隃麋汧二縣屬右扶風後漢書耿弇傳建武四年封耿況爲隃麋侯續漢書郡國志作渝麋又續漢志定陶在濟陰郡本曹國後漢

屬兗州刺史部郭璞曰城中有陶邱史記云穰侯出
之陶卽其地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哀帝父永光八年
白山陽徙封漢書丁太后傳建平二年上曰太后宜
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
陶貴震山東共王傳哀帝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
水經注濟水自定陶縣南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又
東北逕定陶恭王陵此器云陶陵是定陶共王陵也
喻麋汧二邑合共此器故曰共厨銅鼎鍾鼎欵識漢
好時鼎銘云今好時共厨金一斗鼎汾陰宮鼎銘云
汾陰共官銅鼎上林鼎銘云上林共官銅鼎漢器體

制如是漢陵廟皆有厨三輔黃圖昭帝平陵爲小厨
裁足祠祝欸識漢孝成鼎銘云長安厨孝成廟銅三
斗鼎是也此鼎蓋與器銘辭不相應者當時共帶正
多不知何時互錯也器銘云并重十斤又云重八斤
一兩云器重八斤一兩則蓋當重一斤十五兩矣今
除蓋以庫平法馬稱之重五十三兩七錢二分銘云
容一斗以今官倉斗較之得一升八合定陶故城在
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予得此鼎因思焦山祇
有周鼎若以漢鼎陪之經史引徵可增詩事爰以官
牘達之鎮江府丹徒縣付焦山寺僧永守之并加冊

于櫝繪圖榻欵鈐印紀之以詩時嘉慶七年季秋月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
農鄭公碑跋

漢高密鄭司農祠墓在濰水旁礪阜山下承祀式微
不能捍采樵者濰沙乘風內侵其深及牆祠宇頽沒
元率官士修之祠南門外積沙深遠遂改門東向植
松楊行栗于西南以殺風勢修齊正殿改書木主增
建旁屋三楹爲官吏祭宿地建坊書通德門以復孔
文舉之舊祠外田廬號鄭公莊者三散據高密安邱
昌邑三縣地鄭氏苗裔百數十人居之務農少文而

譜系世守猶可考擇其裔孫憲書請於禮部劄爲奉祀生給田廬使耕且讀是役也掘沙之工半於土木趙商漢碑見于著錄今求之不得得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所撰碑揚其文讀之知承節之文乃兼取謝承諸史非蔚宗一家之學其補正范書昭雪古賢心迹非淺也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四寸文廿九行正書承節以萬歲通天元年奉勅於河南道訪察至高密因父老之請爲文文成未書碑而卒開元十三年八月密州刺史鄭杳始命參軍劉肫刻石于墓唐所刻石今無存賴金承安五年三月所重刻

知之據金石錄云承節碑乃雙思貞行書今金碑改
爲正書削唐人書碑舊名然其文則皆因唐舊無所
竄改元以范書鄭康成列傳校之傳先始通京氏易
碑無先字傳東郡張恭祖碑作欽祖傳徵爲大司農
及與袁紹之會數事碑皆次於與子益恩書前傳故
太山太守應中遠碑作太山守傳所注周易尙書毛
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碑多周官無論語傳荅臨孝
存碑作孝莊傳不爲父母羣弟所容碑無不字傳獲
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咸從捧手有所受焉碑省
其文作大儒得意有所受焉傳乃歸供養碑作乃歸

鄉傳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銅碑載其事入銘辭中傳
塞賢良方正碑作方正賢良傳公車再召碑作再徵
傳其勗求君子之道碑無其字傳末所憤憤者碑作
凡某所憤憤者傳亡親墳壟未成碑作吾親凡此異
同比而核之可釋學者積疑蓋有三焉司農戒子益
恩書乃歸老疾篤時事故宜在漢公車徵爲大司農
及袁紹邀至冀州諸事後而范書反載書文於前使
事蹟先後倒置一也所注儀禮周官禮記范書無周
官案司農周官注完善無缺世所共學而范書遺之
二也爲父母羣弟所容者言徒學不能爲吏以益生

產爲父母羣弟所含容始得去厠役之吏游學周秦
故傳曰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
數怒之夫父怒之而已云爲所容此儒者言也范書
因爲父怒而妄加不字與司農本意相反三也至于
易恭祖爲欽祖者金避顯宗允恭諱也孝存作孝莊
者唐碑本行書石或剝落金時不省而誤存爲莊莊
爲漢諱未有不避者其他異同與范書可互校正故
急表而錄之以告同志鄭杳見宰相世系表北祖房
官至婺州刺史劉朏亦見表彭城房官至汴州刺史

知足齋詩集後序

詩三百篇雅頌之作皆古名臣大儒之所爲也唐宋
以來名臣大儒多有詩集詩者志也可以覘其志而
不能揜詩者持也可以驗其所持而不可拔性情心
術政績遭遇皆可於詩見之顧古人詩集雖多而賡
颺之作究不能累牘疊見且古帝王有詩集者蓋鮮
卽有之而與名臣大儒言懷論道之作更不多見是
惟吾師大興朱公知足齋詩集爲最盛矣我師未弱
冠入詞林與兄竹君先生競爽早被

高宗純皇帝任使敷歷中外

純皇帝深器德量

命直

上書房侍

皇上講誦有甘盤舊學之義焉方出使在外時

純皇帝嘗以

御製詩郵示往返命和褒錫甚渥

皇上望遠寄懷專爲師而發之歌詩者不下數十首
師亦皆賡雅音而敷至道都俞陳音何其盛也雖吾
師學遂行修得以際茲

隆遇實由

兩朝睿製曠古所無是以交慶